

《堕落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堕落门》

13位ISBN编号：9787802253940

10位ISBN编号：7802253942

出版时间：2008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许开祯 著

页数：3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堕落门》

内容概要

西部某省，为国庆献礼的红河大桥突然垮塌，震动全省。公路桥梁局漂亮女局长司雪被疑与承包商有染，牵连其中。丈夫乐文身在作协，生性风流，带领作家赴为吴水为最大建筑商高风歌功颂德，心怀侥幸代妻受贿，落入圈套。痴情女波波，痴恋乐文，无果南下深圳，又是另一番情感纠葛，剪不断理还乱……作家，政客，官僚，暴发户，南漂一族……集于一座门下，让他们各自展开心灵的搏杀，灵魂与肉体的对抗中，呈现给读者的，是商品经济大潮下现代人赤裸裸的灵魂。肉欲与物欲的沉沦中，我们的心灵无所归依，我们的思想漂浮于物外，我们的理想成为一叶孤舟，剥去这些，我们还能漂流多久？

06年出版长篇小说《深宅活寡》及《政法书记》、《人大代表》引起强烈反响，均进入畅销排行榜。作品以厚重见长，浓郁地方风格，西北乡土风貌，加上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洞察，入木三分的揭示，使得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与深刻的现实性。

=====

一曲利欲下扭曲的心灵挽歌 一部现代人灵魂的自救史

警示当代精神危机，破解官场堕落密码

作家许开桢继《政法书记》《人大代表》《女县长》之后的又一力作

《堕落门》揭开政治场的幕后真相

《堕落门》写尽作家圈的龌龊面孔

《堕落门》道尽漂泊族的辛酸命运

《堕落门》

作者简介

许开祯，生于1966，著名官场文学作家。曾做过政府秘书，乡企厂长，后担任某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副总经理。06年出版长篇小说《深宅活寡》及《政法书记》，07年的《天净沙》《人大代表》《大兵团》都引起强烈反响，两部长篇均进入畅销排行榜。作品以厚重见长，浓郁地方风格，西北乡土风貌，加上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洞察，入木三分的揭示，使得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与深刻的现实性。

《墮落門》

書籍目錄

第一章 艳遇第二章 世事第三章 失重第四章 花落第五章 意外第六章 泪眼第七章 惊变第八章 恨哀第九章 春天第十章 落点不是尾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艳遇 1 阳光集团的请柬迟到了三天，正好让乐文有机会跟波波鬼混。说鬼混也许不合适，乐文反感这个词，可波波就爱这么说，乐文也没法子。这三天真是快乐，坐在车上，乐文还在止不住地回味，美滋滋的，嘴角都兴奋得变了形。波波比以前成熟，也比以前性感了，尤其这三天，几乎把看家本领都使了出来，弄得乐文既欢喜又害怕。乐文真是想不到，当年一个黄毛丫头，到广州那边遛了一圈，突然就出息了，而且出息得很不一般。乐文本来是不想跟波波太热火的，怎么也得保持一段距离，适可而止，这是乐文的行事原则。再说这河里蹚久了，难免不出事儿，尤其是妻子司雪抓住他跟乡下姑娘刘莹的把柄后，差点儿让这个家散伙，乐文更觉这种事类似于引火烧身，玩不得。劳神伤心倒也罢了，还要费力费财，没一点儿劲。可热火不热火由不得他，想想波波这次来，乐文的世界几乎被颠覆，感觉一下就没方向了。可波波还是不依不饶，骑在他身上说：“我要做你的骑手，让你不再有一点儿自由！”乐文惊出一身汗，三天的热火一扫而尽，吃惊地瞪住波波说：“我说小丫头，这话说说可以，千万别当真啊，我怕。”波波咯咯一笑，撕揪着他的胸肌说：“你看我这样儿，像说说么？乐文，你可得做好准备，这辈子，你得娶我。”这是波波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而且唤得自然，呼得亲切，就像他们真到了那份上。乐文惊慌一跃，将波波摔下身去，一盆冷水浇下来，浇得他浑身冰凉，心里也发出一片子冷。“波波，你是不是想好了目的，带着绳索来的？”波波的身子退潮，脸上的红晕也慢慢褪下。“乐老师，又把你吓着了是不？”波波豁然一笑，重新恢复了对他的尊称，乖巧可人地说：“放心，我没带绳索，不过我准备了一副枷。”说完，裸着健美的身子，咯咯地笑着跑进了浴室。一片水声中，乐文再次看到自己的结局，被人牢牢囚禁或阉割的结局。乐文穿好衣服，想认真跟波波谈一次，波波却在浴室唤：“乐文啊，快来帮我搓背。”去阳光集团采风的事儿早就定下来了，大约是在年初，叫高风的董事长找到乐文，说能不能组个作家团，去阳光住几天，顺便帮他们搞点儿东西。乐文笑笑，这事儿你找主席啊，或是文学学院院长，他们才有权决定。高风擂他一拳，好你个乐文，跟我卖起了关子，看我不收拾你。乐文避开高风，高风那点儿心计他懂，只是不说出来。这小子八成又要谋个啥官差了，想让作家们一窝蜂地赶去，傻子一样为他贴金。

“乐文，你别用那种眼神盯着我，不就一个主席么，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他屁颠屁颠的？”

“信，信，你高大老板的能耐，谁个敢怀疑？”

“少给我贫嘴，说，你那本书啥时出，我可揣着钱等着投资呢。”高风说的是乐文去年写的一部电视剧——《阳光灿烂》，这阳光当然是高风那阳光，高风看了书名，二话没说就扔给乐文五万：“一点儿小意思，权当你的茶水钱。”高风知道乐文爱喝茶，还尽挑名茶喝，有些名茶怕是他都没听过。不过那五万，还真为乐文救了急，跟乡下姑娘刘莹的事情败露后，司雪断了他的一切财源，包括文学院每月那可怜的一千五百块工资，也让司雪通过创研部主任马兰直接装进了自己腰包。马兰那女人，像是上辈子就跟他有仇，巴不得他天天出事，出了事好有机会在司雪面前显摆。她领乐文的工资就跟领自己老公的工资一样有理，那份霸道劲儿，想想都让乐文心里不舒服。这还不算，刘莹又寻死觅活，忽儿上吊，忽儿抹脖子，真就像要为他殉情而去。乐文装作很感动，乖乖将高风给的五万悉数奉上，嘴上说是为刘莹压压惊，其实心里却在吼：“拿上钱滚，少给我装正经！”乡下姑娘刘莹真是识眼色，看到一大摞百元大钞放在面前，泪立马停了，眯着一双小眼睛说：“乐老师，我真舍不得你，你要是哪天想我了，就到下石湾子来，我一定好好陪你放松。”

放松？乐文笑得眼里差点儿没把血流出来，放松，我他妈哪次不是毁在放松上！那次高风就把这事敲定了，当然是主席点的头，说好六月五日，阳光最为灿烂的日子，吴水那边的风光也最有看头，由副主席麦源带队，作协和文学院组团，去阳光集团采风。可到了六月四日，阳光的秘书突然来电，说高董事长正在接待一名重要人物，腾不开身，采风的日子能不能推迟几天？乐文正在跟波波缠绵，想也没想便说行，推迟几天都行。乐文本盼着阳光能把日程再往后拖一点儿，好让他更从容地处理好跟波波的事，没想第二天秘书又打来电话，声音软绵绵地说：“乐老师，考虑到作协已做好安排，你们还是八号来吧，请柬我已用快件发了过去，车子后天便到。”乐文仓皇结束掉跟波波的疯狂，便踏上去阳光的行程。好在波波远比刘莹那乡下姑娘有素质，愉快地吻了乐文一下，说自己也要往深圳赶，那边还有人等她呢。说完，脚步匆匆先乐文而去。这妖精，也学会了玩啊。乐文一想波波反复无常的样子，心就有些抖。

去阳光集团的采风队伍一共五人，作协副主席麦源，《西部小说》编辑小洪，去年刚刚凭长篇小说《血漠》获得全国大奖的作家老树，乐文，还有一位是写了将近十年最近才有点儿名气的基层作者刘征。创研部主任马兰也吵吵着要来，说她这

两年东西没少写，名没少出，凭啥采风老是挨不上她？副主席麦源一口否决。麦源是个老传统，尤其男女方面，正统得可怕。“下去那么长时间，带个女的，像啥？”他在会上这么反驳，弄得谁也不敢支持马兰，好像一支持真就有了问题。马兰愤愤的，却把恨记在了乐文头上，认定是乐文从中作梗，不想让她去。“公报私仇，可耻小人！”马兰骂。车子在高速路上奔驰，辽阔的黄土塬仿佛一本被人翻烂了的书，哗哗在眼前闪过。绿色掩不住的苍凉还有随时冒出的土坷垃枯涩着乐文的眼睛，隔窗望了一会儿，乐文失望地收回目光。车子内，副主席麦源正在昏昏欲睡，谢了顶的秃头在阳光下发出滑稽的光亮，让人对这个穷其一生也没能走出黄土塬的老文人生出一丝悲哀。基层作者刘征却很虔诚地双手捧着麦主席的喝水杯，望穿秋水般看着这个令他仰望了若干年的老作家。小伙子也算可怜，原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如果安下心好好干，很可能会前程似锦，但他偏是着了魔地喜欢文学，还扬言要做麦源第二。这下好，因为一篇二流的官场小说，惹翻了单位领导，处处受刁难不说，还几次扬言要开除他。他老婆火上浇油，一看单位提拔他的事彻底无望，顿生嫁错人之感，整天叫喊着跟他离婚。小伙子走投无路，几番求到麦源门下，央告着要进文学院，谋一碗专业作家的饭吃。这年头，专业作家的饭也能叫饭？可偏巧就有刘征这种傻帽，做梦都能闻见这饭的香，以为只要混进文联大院，这辈子就能成为茅盾，成为巴金。麦源也是卖足了关子，弄得小伙子三天两头大老远背着沉甸甸的土特产来，就像朝圣一样叩向心中的门。一看见他满头大汗的样儿，文学院那几个口无遮拦的人就喊：“刘作家，你这是长征走完了第几步呀？”或者：“刘作家，山头攻下了没啊？”刘征似乎不觉得自己愚蠢，一如既往咬着牙往麦源家跑，最后直感动得麦源老泪纵横，在文学院会议上讲：“这样执著的人哪儿还有，放眼文坛，现在哪个不是抄近道，不是变着法子玩另类？今儿来个美女作家，脱了裤子靠下半身写作，明儿个又冒出个美男作家，搞什么性感文学。文坛干脆不叫文坛了，就叫妓院，搞些个妓女往那儿一坐，准能火起来。”骂完美女又骂美男，末了又把话题扯到“80后”，鼻子里冒着青烟说：“那也叫写作，也配叫文学？我看跟扯鸡巴闲蛋差不多。”最后，才把问题落到刘征身上：“看看，像他这么执著的，这么把文学当崇高事业的，还有没有？”“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接着是一片哄笑。麦源尴尬了一秒钟，迅疾以拍板的口吻说：“我说嘛，现在谁还能把文学当回事，多亏了我们省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啊。”正要说下文，文学院副院长、作协副主席老胡插话了：“且慢，文学后继有没有人是另回事，问题是这个刘什么，刘什么来着，他发了多少作品，有叫响的没？他没有长篇小说吧，没有获过奖吧，这就对了，如果这样的人也能当专业作家，我看文学是彻底完蛋了。”老胡一竿子搅下去，这水不浑也得浑。本来调刘征当专业作家就是一句玩笑话，现在这世道，你还敢专业，谁还让你专业？就那几个工资，上面天天喊着要断奶，要让作家走向市场，自谋出路，居然还有人想专业？麦源提出来，无非也是做个样子给刘征看，他是努力了，至于能不能通过那是大家的事，文学院毕竟也是讲民主的嘛。刘征就这样被大伙戏耍了一通，不过他自己感觉不出，到现在还神圣，十二分的虔诚。这小子要么是脑子进了水，要么就是黑了心，吃定了文学，硬是赖皮着不走，不发工资行，不给岗位也行，只要让他留在文学院，打扫卫生他也觉得伟大。阳光集团在黄土塬东北部吴水市，乐文老家离这儿不远，跟吴水连着，对这儿还算熟悉。车子抵达时，阳光的秘书贺小丽早已等在门口，看着乐文一行从车上下来，贺小丽微笑着走过来，盈盈道：“乐老师，一路辛苦了。”说着就要伸出手。乐文赶忙冲她使眼色，示意先跟麦主席握。贺小丽大方地跟麦源握过手，迈着袅袅的步子，前面引路。乐文不怀好意地从后面盯了她一会儿，发现这妞越来越会走路了，那步子迈得跟旧时烟花院的姑娘们差不多，味浓，有态。不过那身材，确实没先前好看。上次乐文来，还感觉她像个准姑娘，这次，就有点儿老媳妇的恍然感。进了大厅，贺小丽给大家分钥匙，说好的，吃住都在阳光大厦，麦源一人一个套间，副主席么，总得讲点儿特殊，其他人随意住，两人一标间。乐文拿钥匙的时候，贺小丽别有趣味地笑了笑，眼神在他脸上一荡。乐文怕她动歪心，接了钥匙便上楼，等打开门，他就傻眼了。贺小丽给他搞了特殊，居然也安排了一个套间。而且就是上次来时住的那套间。上次的事哗地闪在眼前。恍惚间，乐文就觉一股熟稔的气味幽然飘来。而这一天，司雪他们已从省城出发，紧急赶往红河。红河大桥的确坍塌了，现场惨不忍睹。事故惊动了中央，省委、省政府已派出工作小组，到现场指挥抢险。司雪是省交通厅公路桥梁局局长，不能不去。司雪他们走的同时，景吴高速公路二标段招标被迫停下，有关专家全部撤到红河，听候命令。临出发前，司雪想给乐文打个电话，告诉他红河发生的事，转念一想，又放弃了。他要是听到这个消息，怕不得乐死。红河大桥是周晓明的工程公司承建的，乐文要是知道周晓明出了事，还不定用怎样恶毒的语言挖苦她呢。2 阳光集团是吴水市最大的民营企业。说它最大，不只是做得大，重要的是它宣传得大。拿乐文的话说，阳光舍得在这方面烧钱。高

风最先是一小包工头，这年头，发大财发横财的好像都是包工头。后来高风做工程做出了事，脚手架上一次摔死三个民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安全措施不到位，违章作业。这事要放现在也不是个事，高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摆平，可当时高风刚起步，腰里还没几个钱，方方面面的关系也才开始，这事偏又让几个记者盯上，闹得沸沸扬扬，摆平起来还真是不容易。加上这工程又是从别人手里转包来的，他的上线也就是工程真正的承包者是吴水起步最早实力最大的吴水一建。出于多方面考虑，有人给高风做工作，让他自个儿把事情扛了，咋处理咋接受，千万别跟有关方面较劲儿。当时的高风哪有劲儿较，一看说话者的来头，点头还来不及。最后高风赔了十几万，罚款交了十几万，这还不算，还被有关部门通报批评，吊销了施工队资格。高风算是让人一棍子给打趴下了。这事给高风提了个醒，人要是不能被别人打趴下，就得比别人高，比别人硬，比别人还别人。高风没跟谁闹，悄悄解散了自己的施工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六年后高风重新回到吴水，腰杆子挺得就比谁都直了。当天下午高风没来，为作家们接风的是阳光集团副总，人称李诸葛的李正南。此人三十多岁，看上去很有学问，也很有派头。乐文只知道他毕业于北京一所名校，原来在铁道设计院工作，怎么到了高风手下，怎么跟高风趟进一条河，就不得而知。不过李正南对乐文倒一直客气，外带着尊敬，一开始认识，便称呼乐老师，乐文让他改口，他就是不改。接风仪式搞得相当隆重，热闹气派而又不俗。鲜花礼品早就摆在宴会厅，让作家们望一眼便心情愉快。宴席分了两桌，麦源跟乐文坐一桌，由李正南和贺小丽陪着。老树、小洪还有刘征坐另桌，由阳光的办公室主任和一位更年轻的女秘书陪着。当然，作陪的还有几位，都是一些似曾相识却又淡了印象的脸，也难怪，乐文上次来是去年三月，这都一年多了，一年的时间是能改变一些事物的，包括人。李正南刚致完欢迎辞，就发生了件有趣的事。老胡来了，扛着个大包，风尘仆仆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刚从沙漠考察回来，一进大厅便嚷：“好啊，你们在这儿搞腐败，却独独不叫上我。”麦源刚要讲话，手都拿起话筒了，突然让人不人鬼不鬼的老胡打断，心里颇为恼火。他望一眼老胡，没说啥，极为别扭地把目光扭到了贺小丽脸上。贺小丽赶忙奔过去，接过老胡的包，说：“胡老师来得正好，我们的欢迎仪式刚刚开始。”“欢迎，欢迎谁？”老胡故意装愣，说时还将目光怪怪地对在了麦源脸上。麦源咳嗽一声，意思是让乐文赶快处理这意外事件，别扫他的兴。乐文起身，很恭敬地将老胡迎到桌上，坐了他的位子，自个儿来到刘征他们这边，还没等他走过来，刘征便已起身让座。这样，乐文便跟阳光那个更年轻的秘书坐在了一起。麦源的讲话有声音没激情，干巴巴显得枯涩。麦源一向是把讲话看得很重的，车上的时候，他在心里就已反复为这场即兴演讲做好准备。原想可以激情勃勃讲半个小时，不料讲了还没五分钟，头上就已冒汗。一看餐桌上压根儿就没人听，喧闹声吵得比他还响，尤其乐文，已跟那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叽叽歪歪了。麦源心一灰，草草收场，将话筒交给了贺小丽。都是老胡害的。一场本来可以高潮迭起的宴会就因麦源兴致不高而平平淡淡结束，作家们甚至连酒也没喝。老胡倒是嚷嚷着要喝，李正南一看麦源脸色，便将陪酒的兴头收了，拉着老胡的手说：“胡老师想喝，有的是时间，改天，改天我一定陪你尽兴。”宴会后是舞会，因为初来乍到，阳光方面也不好搞得太过，本来这样的接待应该直扑歌厅而去，现在谁还老土得办舞会啊。不过麦源看上去对舞会的兴趣更浓一些。麦源在院里多次会上拿歌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开骂，将它统统划到下流肮脏的一类词下，就差把它说成是妓院了。乐文想，阳光这样安排，是不是也考虑到了这点。不过他对跳舞是没一点儿兴趣的，好像这辈子只进过一次舞厅，还是在追求司雪的时候。一看阳光精心布置的舞厅，乐文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乐文他们还没坐定，办公室主任已从公司里调来一群女孩，仿佛哗啦啦一下，飞进一群鸟儿，个个青春，个个性感，旋转的彩灯下立刻多出一种让人睁不开眼的迷离。乐文选择个安静的位子坐下，刘征已端着水杯去找麦源了，他是一刻也不敢离开麦源。老胡吃完后跟着贺小丽上了楼，他还没住下呢。趁乱的工夫，乐文给波波发了条短信，告诉她自己到了吴水，同时问她现在在哪儿。摁动按键的一瞬，他又想了想，加了四个字：挺想你的。刚发完短信，一抬头，竟见刚才陪他的女秘书站他身边，脸上怯怯的，却又暗藏着一团暗红，眼神似乎在问：乐老师，我能坐下么？

《堕落门》

编辑推荐

政客，作家，暴发户，南漂一族……集于一座门下，让他们各自展开心灵的搏杀与自救，灵魂与肉体的对抗中，呈现给读者的，是商品经济大潮下现代人赤裸裸的灵魂。肉欲与物欲的沉沦中，我们的心灵无所归依，我们的思想漂浮于物外，我们的理想成为一叶孤舟，剥去这些，我们还能漂流多久？

作家许开祯继《政法书记》、《人大代表》之后再叩《堕落门》。为国庆献礼的红河大桥刚刚通车就突然垮塌，震动全省。公路桥梁局漂亮女局长司雪被疑与承建商有染，牵连其中。丈夫乐文身在作协，生性风流，带领作家赴为吴水为最大建筑商高风歌功颂德，心怀侥幸代妻受贿，落入圈套。痴情女波波，痴恋乐文，无果南下深圳，又是另一番情感纠葛，剪不断理还乱……

《堕落门》

精彩短评

- 1、不推荐看。冲出版社看的
- 2、说实话，就看了一点点，就没看了，一个是因为开始的内容不是太吸引，再一个书的字太小了，看着累人，就没看了
- 3、《堕落门》，这本书的几个故事情节串联在一起，让人。。。。。

- 1、此作品揭露了政治场后的黑暗面也揭下了作家圈的龌龊面孔.道尽了漂泊族辛酸的命运.同时也描述了时下人们
- 2、我们的整个社会何去何从，就看在挣扎的最终，人们选择了堕落之门，还是一个艰难却伟大的转身——近日，著名作家许开祯08年最新反腐小说《堕落门》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由于小说在题材和深度上的突破，被文学评论人誉为“一曲利欲之下扭曲的心灵挽歌，一部现代人灵魂的自救史”。凭借《政法书记》《人大代表》《深宅活寡》等著作迅速跻身国内畅销作家的许开祯，由于从过政，经过商，分别经历过底层和高层的不同人生况味，体验过锦绣寂寞两世界，所以作品起点颇高，天生的悲悯情怀和宏大的叙事结构是其作品的重要特征。自2006年开始出版长篇小说，迅速成为当代官场时政文学作家的代表，备受文学界瞩目。相对于许开祯前面两部官场作品《政法书记》和《人大代表》，《堕落门》依然以官场作为一个反思人性的重要舞台。小说讲述的是，为国庆献礼的红河大桥刚刚通车就突然垮塌，震动全省。公路桥梁局漂亮的女局长司雪被疑与承建商有染，牵连其中。丈夫乐文身在作协，生性风流，带领作家赴为吴水为最大建筑商高风歌功颂德，心怀侥幸代妻受贿，落入圈套。痴情女波波，痴恋乐文，无果南下深圳，又是另一番情感纠葛，剪不断理还乱……政客，作家，暴发户，南漂一族……集于一座门下，让他们各自展开心灵的搏杀与自救，灵魂与肉体的对抗中，呈现给读者的，是商品经济大潮下现代人赤裸裸的灵魂。肉欲与物欲的沉沦中，人们的心灵无所归依，思想漂浮于物外，理想成为一叶孤舟，剥去这些，我们还能漂流多久？许开祯说，新书之所以没有局限于写官场的腐败，而是把视野放入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是因为他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的绝不仅仅是官场。官场仅仅是这个社会人们更为关注的一个窗口，而官场之外，同样不乏在人性边缘挣扎的人们。而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是你，就是我。只不过，我们挣扎的具体方式不尽相同，但面对的诱惑，却是大同小异。我们的整个社会何去何从，就看在挣扎的最终，人们选择了堕落之门，还是一个艰难却伟大的转身。（文/时敬国）
- 3、转载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04ec10100a8yn.html“乐文敲下的小说题目不是《绝地》，他的人生还没有到绝地，在通向绝地之前，他必须先替自己关上一扇门——堕落门。”读到《堕落门》最后一行字，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贯穿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的沉郁的气团，终于开始慢慢解散。这似乎预示着，《堕落门》中那些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显影的卑琐的灵魂，以及在阅读中受到强烈刺激和拷打的我的灵魂，正在得到有效的救赎。拯救者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在书中，作者剥去了体制内作家披在身上的虚伪的遮羞布，让他们内心的阴暗、龌龊和无耻，一丝不挂地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或者以采风的名义，为靠不法手段起家的暴发户贴金；或者代人收受贿赂，拿这不义之财养情人；或者剽窃他人作品，到处招摇撞骗……《堕落门》无情的锤子，最先打在享受国家俸禄的所谓的体制内作家身上。它提出了两个问题：作家是不是需要国家包养？体制内作家真的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吗？《堕落门》拿作家开打，但它嘲弄的不仅仅是作家。小说以国庆献礼工程红河大桥的垮塌为诱饵，牵出一大批幕前幕后的政客、教授和暴发户。这些在现实中不难找到原型的人，织成一张庞大的关系网，所谓的原则、真理、群众利益，均被拒之网外。浮世之上，一道名曰“堕落门”的门静静虚掩，仿佛如来佛洞穿一切因果的巨眼，注视着匍匐在门下的众生。众生穿越这道地狱之门，经受刀劈火烧，然后醒悟——这，才是《堕落门》的归结：小说中的所有主要人物，在阴霾之后，开始了艰难的自我救赎。于是，乌云消散，阳光洒落大地，《堕落门》化为“希望门”，作者的尖酸刻薄转作深情的寄望，读者被压抑的心灵得到释放。

《堕落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